



杖一史為編六

伊8  
2.468  
6





門 2468  
孫 6  
卷

廿一史約編

吳興 鄭元慶正哇 述

徐秋 萼蘭仲

徐 峭蒼蚪

編次

閩中陳瞿石先生一鑒定

馮 源景何

男惟鞠恃何

五代史全目 正史

本紀十二

梁太祖

梁末帝

唐莊宗

唐明宗

全目

士



唐愍帝廢帝

晉高祖

晉出帝

漢高祖隱帝

周太祖

周世宗恭帝

列傳四十五

雜傳諸人皆歷事數朝不可以代紀故特註出以彰其醜惟劉景岩仕晉以太

梁家人

太祖王后張后陳昭儀李昭容  
未帝張如郭如太祖子友裕友珪友璋友雍友徽友孜友友太祖兄全昱子友諒友能友誨兄存子友寧友倫

唐家人

太祖劉妃 曹后 莊宗劉后 韓淑妃  
又存確存紀 太祖子存美存霸存禮存渥有  
嗣肱克恭克寧子讓 莊宗子繼及繼璋

繼嵩繼堯

唐明宗家人

曹后 夏后 魏后 王淑妃 子  
從璟從榮從益姪從璨從璋從溫從敏 愍 帝孔后

唐廢帝家人

劉后 子 重吉 重美 安太妃 出帝馮后 高祖

晉家人

高祖李后 安太妃 出帝馮后 高祖  
子重信重又重英重進重膺重杲 高祖  
叔萬友子敬威敬贊 萬銓子敬暉 高  
祖見敬儒弟敬德敬殷子重胤 出帝子  
延煦 延寶

漢家人

高祖李后 高祖弟崇信  
子承訓承勳 姪贊

周太祖家人

柴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德如  
子侗信 姪守愿秦超遜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 劉后 兩符后

梁臣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

梁臣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  
霸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王

梁臣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徽 王虔裕 謝彥章

唐臣

郭崇韜 安重誨

唐臣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子唐翰 王建  
及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鄰

唐臣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晟 李仁知 王璋

唐臣

朱弘昭 馮贊 劉廷明 康思立  
家義誠 藥考

唐臣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趙鳳 李襲註

晉臣

桑維翰 景延廣

漢臣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贊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周臣

王朴 鄭仁誨

死節

梁王彥章 唐裴約  
南唐劉仁贍

死事

梁張源德 唐夏魯奇 唐姚洪 唐王思  
同 唐張敬遠 晉翟進宗 平沈斌 晉

王清 周史彥超

一行

鄭邀 唐晉俱 魯之不起 賜號道遇先生 張  
薦明 雪賜 號元通 先生 石昂 仕晉 極諫 不  
聽 歸老 程福 贊 仕晉 為李殷 所証 見殺  
李自倫 六世同居 晉特旌 其閭閻

全日



唐六臣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杜曉 俱仕梁為顯官

義兒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賢 俱李克用養子

伶官

郭從謙 俱事唐莊宗 史彥瓊

宦者

張承業 張居 俱事唐莊宗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俱藩鎮

雜傳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俱藩鎮

雜傳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唐 疑俱藩鎮

雜傳

朱宣弟 瑾 王師範 李亨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犖 馮行襲 俱藩鎮

雜傳

孫叔璋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孫德昭 王敬龍 蔣殷 俱唐臣 仕梁為顯

雜傳

劉知俊 仕梁及岐蜀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俱仕梁唐

雜傳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疑 劉玘 周知裕 俱仕梁唐 陸思鐸 仕

雜傳

霍彥威 王晏球 俱仕梁唐 安重霸 仕唐 奔梁及蜀 復歸唐 趙在禮 房知溫 王

雜傳

華溫琪 仕梁唐 裴從簡 仕唐 晉 張筠 仕 梁唐弟 錢仕唐 晉 楊彥詢 李周 劉處

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過 安彥威 俱仕唐 晉 李 瓊 仕 晉 及 契丹 劉景岩 仕 晉



雜傳

盧文進仕唐及南唐 李金全 安叔千俱  
仕唐晉及南唐 楊思權仕梁唐 尹暉王  
弘贄俱仕唐晉 劉審交 王周 自冉榮  
俱仕唐晉漢 高行周行珪俱仕燕歸唐行  
周又仕 晉漢周

雜傳

翟光鄴 常思俱仕唐晉漢周 馮暉仕終  
五代 皇甫暉仕唐及南唐 唐景思仕唐  
晉及契丹漢周 孫方諫仕契  
丹歸漢又仕周 王進仕漢周

雜傳

王殷 劉詞 折從阮俱仕唐晉漢  
周 王峻仕漢周 王環仕蜀歸周  
董璋仕梁唐而反見殺 婁繼英仕梁唐晉  
而反見殺 朱守殷仕唐而反見殺 范延  
光仕唐晉 叛而復降自投水死 安從進仕  
唐晉而反自焚死 楊光遠仕唐晉而反見  
殺 安重榮仕  
晉而反見殺

雜傳

王景崇仕唐晉漢而叛自焚死 趙思紹與  
景崇同叛見殺 慕容彥超仕唐晉漢周而  
叛自投  
并死

雜傳

馮道初事劉守光已仕唐晉及契丹又仕漢  
周 李琪兄珽俱唐臣仕梁珽死琪又仕唐  
鄭珪 李愚俱唐臣仕梁唐 盧道真唐臣  
仕梁唐晉 司空頰仕梁唐

雜傳

盧文紀仕終五代 馬胤孫 劉岳 馬縉  
崔居儉俱仕梁唐 李譯唐臣仕梁唐  
姚顛 崔悅俱仕梁  
唐晉 劉昫仕唐晉

雜傳

王權唐臣仕梁唐晉 和凝仕唐晉漢 趙  
瑩 馮玉俱仕晉及契丹 盧質 呂琦



五代

薛融 何澤 史圭

龍敏俱仕唐晉

雜傳

王延仕梁 裴解唐臣仕梁唐晉 裴羽仕

梁唐使吳越 歸又仕周 張允 王松 馬

重績俱仕唐晉 李崧仕唐晉及契丹 李

鏘 賈緯俱仕唐晉漢 王仁裕仕蜀歸唐

考三

又仕晉漢 趙延義仕蜀歸唐又仕

司天二

職方一

世家年譜十一

十國世家十

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東溪

十國年譜一

附錄三

四夸 上中下

遼史全目

僭史 稍節

本紀三十

太祖

耶律億

二

太宗

德光

二

世宗

阮

穆宗

璟

二

景宗

賢

聖宗

隆緒

八

興宗

宗真

道宗

洪基

六

天祚帝

延禧

四

全目

六

士



志世三

營衛 三

兵衛 三

地理 五

曆象 三

百官 四

禮樂 七

儀衛 四

食貨 二

刑法 二

表八

世表

皇子

公主

皇族

部族

屬國

列傳四十五

后妃

太祖述律后 太宗蕭后 世宗蕭后 顯

欽宗蕭后 興宗蕭后 蕭妃 道宗蕭后

義宗

倍太祖長子 章蕭皇帝 李胡太祖二 順宗 道

宗長 晉王 敖盧幹天 祚長子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提赤耶律欲穩耶律海

里

全月

七



耶律敵刺蕭痕薦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

耶律覲烈耶律鐸臻玉郁耶律曷魯窘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

延壽高模翰趙思温耶律漚里思張礪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昱耶

律撻烈

耶律夸臘葛蕭海黎蕭護思蕭思温蕭繼先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

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寧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理耶律奴瓜

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在劉景劉六符耶律廣履牛温舒杜防蕭

和尙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扣耶律資忠耶律搖質耶

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琢大康父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倍耶律和尚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本哲耶律决耶律僕里蕭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晒耶律古昱耶律獨擲蕭

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圖玉耶律鐸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連撒蕭阿魯帶耶律那

良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蒲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家

文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颺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

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寶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

觀耶律喜孫

蕭兀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蕭若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  
蕭忽古耶律石柳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薦

蕭奉先李處温張琳耶律余觀

文學二 蕭韓家奴 王鼎 耶律昭 劉輝  
耶律孟簡 耶律谷欲

能更 太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幹  
楊遵昂 王棠

卓行 蕭札刺 耶律官奴  
蕭蒲庠不

列女 耶律木肯妻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  
耶律中妻

伶官 耶律心不哥 王白 耶律敵魯  
羅衣 宦官 王繼恩

姦臣 耶律乙辛 張 耶律燕哥 蕭十  
三 蕭訛都斡 耶律合魯 蕭得裏特

逆臣 耶律塔不也 蕭圖古辭  
耶律底察割 耶律重元 耶律劉哥 蕭翰 耶  
律燥蠅 耶律敵獬 耶律蕭革 耶律劉胡觀 耶律海

思得 耶律若送 耶律蕭革 耶律撒刺竹 奚回離保  
蕭特烈

外紀 高豐 西夏

國語解

全目

十一 士



宋史全目上 依全史止分目錄上下不分南北

本紀四十七

太祖 三

太宗 二

真宗 三

仁宗 四

英宗 二

神宗 二

哲宗 二

徽宗 四

欽宗 二

高宗 九

孝宗 三

光宗 五

寧宗 四

理宗 五

度宗

瀛國公 王

志一百六十二

天文 十三

五行 七

律曆 十七

地理 六

河渠 七

禮 吉十二 軍一 嘉六 賓五

樂 十七

儀衛 六

輿服 六

選舉 六

職官 十二

食貨 十四

兵 十三

刑法 三

金

上

二



表三十二

宰輔 五

宗室世孫 廿七

列傳二百五十五

后妃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后 孝

明王后 孝章宋后 太宗淑德尹后 懿

德符后 明德李后 元德李后 真宗章

懷潘后 章穆郭后 章獻明肅劉后 李

宸如 楊淑如 沈貴妃 仁宗郭后 慈

聖光獻曹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馮賢妃 欽成朱后 欽慈

英宗宣仁聖烈高后 武賢妃 唐宗將慈孟后

后妃 神宗欽聖獻肅向后 欽成朱后 欽慈

后 高宗憲節 邢后 憲聖慈烈吳后 潘

賢妃 張賢妃 劉貴妃 劉媿儀 張貴妃

成恭夏后 孝宗成穆郭后 蔡貴妃

黃貴妃 寧宗恭懿韓后 光宗慈懿李后

魏王延美太祖四弟 燕王德昭 秦王德

宗室 漢王元佐 昭成太子元僖 商王元份

越王元傑 鎮王元偁 楚王元偁 同王

宗室 吳王顯 益王頽 俱其宗子 吳王佖 燕

主僕 楚王似 俱神宗子 獻愍太子茂哲

宗子 鄆王楷 肅王樞 景王杞 濟王

全日 沂王樞 和王榛 信王榛



俱徽宗子 太子諶弟訓俱欽宗子 元懿

太子衷高宗子 信王璩高宗養子 莊文

太子惛 魏王愷俱孝宗子 景獻太子詢

寧宗立燕王後 鎮王竑寧宗養子

宗室

子澶 子崧 子櫟 子砥 子晝 子瀟

師異 希言 希懌 土悟 土復 土

善俊 善舉 不羣 不棄 不尤 不息 彦伙

彦楠 汝述 叔近 叔向 彦伙

公三 秦國大長公子 太祖六 太宗七 真宗

仁宗十三 英宗四 神宗十 哲宗

四 徽宗川四 孝宗一 光宗一

魏惠獻王一 寧宗一 理宗一

范質 子昉兄 王溥父 魏仁浦 子成信 孫昭亮

子泉 子保興保 王審琦 子成衍成術 高懷德韓

子守信 子保興保 王審琦 子成衍成術 高懷德韓

子崇訓 張令鏗羅彥瓌王彥昇

韓合坤 父倫 慕容延釗 子德豐從 符彥卿 子昭愿 昭壽

王景 子延 王晏郭從義 曾孫 李洪信 弟洪 武行德

楊承信侯章

折德展 子御勳御卿 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孫行

友 子照

侯益 子仁矩仁 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趙贊李繼

寶孫延廣 勳藥元福趙晁 子延 溥

郭崇楊廷璋宋偓向拱王彥超張承德王全斌 孫

全月



宋

凱康延澤王  
繼詩高彥暉

趙普弟安

吳廷祚子元輔元李崇矩王仁贍楚昭輔李處耘

丁繼隆  
會孫

曹彬子聚潘美李

張美郭守文尹崇珂劉廷讓袁繼忠崔彥進張廷

翰皇甫繼明張瓊

曹翰楊信弟嗣黨進李漢瓊劉遇李懷忠米信田

重進劉廷翰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高超白重贊王仁周陳思固

集繼勳子守劉重進袁彥祈廷訓張鐸李萬全

田景莪  
王暉

李穀符居潤竇貞固李濤弟澣孫王易簡趙上交

子張錫張鑄邊歸謙劉温叟子劉濤邊光範劉

載程羽

張昭竇儀弟儼呂餘慶劉熙古子蒙正石熙載子

立李穆弟

薛居正子惟沈倫子繼盧多遜宋琪宋

全月

十四



李昉 十宗諱宗讓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黃中

錢若水 從弟 蘇易簡 郭贊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

舒王化基 子舉 正舉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 子旭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高

錫 從子

顏衍 劇可久 趙逢 蘇曉 高防 馬贇 邊珣 王明 許佺

官楊克讓 段思恭 侯陟 李待 魏不 董樞

馬令琮 杜漢徽 張延翰 吳虔裕 蔡審 廷周 廣 張藏

英石 曦 張勳 陸萬友 解暉 李韜 王晉 卿 郭廷 謂

子延濬 從 趙延進 輔 超

楊業 子延昭 荆罕儒 從孫 曹光實 從子 張暉 司 超

李進卿 子延渥 楊美何 繼筠 子承 李漢超 郭進 牛思

李謙溥 子允 姚內斌 董遵誨 賀惟忠 馬仁瑀

王贊 張保 績 趙玘 盧懷忠 王繼勳 丁德裕 張延通

梁迥 史珪 田欽 祚 侯贊 王文寶 翟守素 王侁 劉

審瓊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

薛超丁軍郭密傳思謙田仁朗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廟樊知古郭載

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子從王繼升子昭

遠尹憲王賓安忠

張鑑姚坦索湘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輿劉

綜下衣許驥裴莊牛冕張適樂崇吉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子從

馬全義子知雷德驤子有終孫王超子德

王繼忠傳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許

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

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子仲衍寇準

李沆弟王旦向敏中

王欽石林特丁謂夏竦

陳堯佐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宋庠弟

陳執中劉沆馮拯子行巳賈昌朝弟昌衡從子梁



適

魯宗道子益薛奎子柔王曙子益蔡齊從子延慶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父子陳彭現孫君錫

年

任中正弟中師男起程琳姜遵范雍孫子奇趙稹曾孫坦

布高若訥孫沔

高瓊子繼勳范廷詔葛霸子懷敏王景李重進

曹利用子繼張者子希楊崇勳夏守恩弟守贊狄

青張王郭逵

吳育宋綬子敏李若谷子敏王博交王

鞏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戡明鎬上堯

臣孫下田况

田錫王禹偁張詠

掌禹錫蘇紳王洙子欽胥偃柳植聶冠卿馬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子景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頴張茂直梁灝子固楊徽之揚呂文仲王著



呂祐之潘慎修杜鎬查道從兄

孔道輔子宗翰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子且從子里曾孫朴李及燕肅子度孫瑛

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裴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楊休祖士衡李垂張

洞李士衡李溥胡則薛顏許允鍾離瑾孫充崔

懌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公子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馬壽李虛已張傳會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蕭梅詢馬元方薛山寇斌楊日嚴李行簡章頌

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瑱趙賀高覲袁

抗徐起張旨齊廓鄒驥

王臻魚周詢賈黯李京吳景初吳及范師

李紉何中立沈邈

張昞之魏權弟滕宗諒如李防趙湘唐肅子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子安范祥子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籛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劉元倫

楊告趙及劉混王彬仲簡



宋

楊億弟絳 晁迥子宗 劉筠 薛映

謝泌 孫何弟 朱台符 戚綸 張去華子師 樂黃目 柴

成務

喬惟岳工 張雍 黃嚴 魏廷式 盧琰 宋搏 凌策 楊覃

陳世卿 李若拙子 陳知微

上官正 盧斌 周審玉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張煦 張佖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元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義 謝

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李廸子 王曾弟子 張知白 杜衍

晏殊 龐籍 王隨 章得象 呂存簡公 張士遜

韓琦子忠 曾公亮 陳升之 吳充 王珪從父 琪

富弼子 文彥博

范仲淹子純佑 純 范純仁子正

韓億子 韓絳子宗 韓維 韓縝子宗

包拯 吳奎 趙抃子 唐介

邵亢從父 馮京 錢維演從弟 易子彥遠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子宗 炎 從子 宗愈 宗回

歐陽修子 發 劉敞弟 值 子 曾鞏弟

全日

十九

十一



宋

蔡襄呂溱王素從子靖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顛

鄭俠

何郊吳中復從孫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閻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

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晉張孜許懷德李心則張元兄劉文質子趙

滋

劉平弟兼濟任福王桂武英桑擇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鑑

李渭王果郭諗田敏侍其曙康德興張昭遠

王安石子唐炯王安禮王安國

李清臣安燾張璪蒲宗孟黃履蔡挺兄王韶子厚

薛向子嗣章棻

常秩鄧綰子洵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顛李參郭申錫傳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瑜許

全目

二十

十一



宋

遵盧士宗錢象先韓琦杜純杜常謝麟王宗望

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

詵蘇宋馬從先沈邁弟遼從弟括李大臨呂夏卿祖

無擇程師孟張問陳舜命樂京劉蒙苗時中韓贄楚建

中張頴盧革子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子師趙尚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兌從弟先沈立張掇張燾俞充劉珪閻詢葛

宮張田榮謹李載姚煥朱景子光庭李琮朱壽隆

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李稷高永能沈起劉彝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种世衡子吉諤謹孫村師道師中

司馬光子康呂公著子希哲

范鎮從子百祿從孫祖禹

蘇軾父洵子邁迨迺孫篔符箕筮箒筭籥籍節笈策笙壎峴

蘇轍軾弟子遲迺遠孫簡籥諤切林麓森從姪安節于乘于能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均大臨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全目

十一

士



梁書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弟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

盆

孫覺弟李常孔文仲弟武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

之純從弟王覲子俊馬默

劉安世鄒浩田書王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弟汝霖吳陶張廷堅龔夬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楚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弟渙黃廉朱瑛

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

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疇服蕭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張克毛

汪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燾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助盧政燕達姚兕弟麟子

楊燧劉舜卿宋守約子球

苗授子王君萬子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王光祖李浩和斌子劉仲武曲珍劉闕郭成賈

崑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宋

趙挺之張商英兄唐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達林攄管師仁侯蒙

康恪李邦產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

輔耿南仲

何臬孫傳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

文昌齡子常許幾程之仰龔原崔公度蒲貞

沈銖弟錫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寶姚祐樓昇沈積

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臬

蔡薺

賈易並教逸上官均來之邵葉壽楊畏崔台符於

波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弟郭知章

劉拯錢適詐敦仁吳執中吳林劉昂宋喬年強淵

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闕張根弟任

諒周常

何灌李熙靜王雲譚世勣梅執禮程振



吳興 鄭元慶 莊畦 述

范 穀天民

歸爾瑜

同學

潘 麟喜曾

潘乘六時御

蔡訂

五代史 宋歐陽修本 凡七十四卷

梁太祖 姓朱名溫 更名晃 宋州碭山人 誠以五經 教授鄉里 帝初從黃巢為盜 降唐 賜名全忠

拜汴州刺史 宣武軍節度進封 梁王 弒昭哀二帝 卽皇帝位

未帝 名友貞 太祖四子

五代史

二

十





唐莊宗

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其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

振武節度賜姓李各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帝嗣立滅梁即皇帝位

明宗

名嗣源克用養子

閔帝

名從厚明宗三子

廢帝

名從珂明宗養子

晉高祖

姓石名徽唐父臬挾羅本出西夸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為洛州刺史帝仕後唐為太原節度尚承寧公主等起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命即皇帝位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子

漢高祖

姓劉名知遠更名暉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皇帝位

隱帝

各承前高祖二子

周太祖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仕晉拜順州刺史為劉仁恭所殺帝少賤黜其須上為飛雀

世謂引雀兒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侯及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隱帝時鄴都留守舉兵入汴為眾所推遂即皇帝位

恭帝

名宗訓世宗四子

世宗

名榮太祖后兄柴守禮子

附十二國

吳越

錢鏐弘侖

元瓘弘俶

弘佐

吳

楊行密

渥溥

岐

李茂貞

五代史

二

士



前蜀 王建  
燕 劉守光

楚 馬殷  
希廣

閩 王審知  
延義

南漢 劉隱  
成

南平 高季興  
保勗

後蜀 孟知祥  
昶

南唐 李昇  
煜

東漢 劉崇

希聲

希萼

延翰

朱文進

從誨

繼冲

希崇

延鈞

延政

保融

繼鵬

元臣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即請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口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及長才兼文武儀狀雄偉頰然出千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士下賢始終不失臣節竟為哈麻所擠以鳩死至元中詔修宋遼金三史以阿魯圖為總裁而脫脫為都總裁遼史凡一百十六卷阿魯圖為刑部尚書欲詳謝刑獄耳但不難之曰此人柔輒非刑部所當用阿魯圖曰府堂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欲詳謝刑獄耳但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須強壯言者無以應

遼 耶律億

德光

璟

隆緒

洪基

淳

雅里

賢

宗真

延禧

宋遼



大石  
彞烈  
直魯古

塔不煙  
普速完

宋史  
元脫脫本凡四  
百九十六卷

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仕後唐漢周三朝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檢點陳橋

兵變眾將擁立  
遂即皇帝位  
太宗  
名炅初名匡義賜名光義太祖母弟

真宗  
名恒太宗三子  
仁宗  
名禎真宗六子

英宗  
名曙太宗曾孫漢安懿王子  
神宗  
名頊英宗長子

哲宗  
名煦神宗六子  
徽宗  
名佶神宗十一子

欽宗  
名桓徽宗長子

後梁太祖  
在位六年號開平乾化

王建楊漢穆  
徽復唐

後梁祖朱温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逞

其詐方遂遷唐祚其兄責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天子

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

社稷及受晉王摧辱嘆曰生于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

敵也吾無墓地矣在位六年恣意聲色淫亂張全義家

其子欲殺不果復縱淫子婦八人入侍張王尤寵友珪

殺之亦洞於胸蓋温本盜耳一旦有天下據非所據而

躬為禽獸之行老賊萬段寧為甚乎

羅隱說錢鏐  
討梁



梁震終身稱  
前進上

獻瑞來一莖  
穗

張承業稱唐  
官終身

劉鄩百步一  
計

温既受禪唐臣張文蔚讀冊寶已降率百官舞蹈稱  
賀温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  
蔚等慚不能對後禮部尚書蘇循朝夕望梁相温薄  
其為人敬翔李振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  
立于維新之朝勅令循等皆致仕○温母王氏生三  
子温最幼黄巢起温去母亡入巢黨為盜已歸唐拜  
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  
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道所以然乃驚喜泣  
下既至為置酒捧觴稱書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  
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愧前人矣母惻然  
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前人也温默  
然温父為五經教授故云○温嘗避暑張全義家淫  
其婦女殆編其子繼祚欲殺之全義曰吾為李罕子  
所圍嗆木以度朝女賴其救此恩不可忘乃止○  
諸子在外匿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寵友珪婦  
張氏如之匿使友珪朝關入寢殿温驚起友珪以老  
賊萬段遂匿之匿以敗  
檀襄尸匿度匿

後梁末帝 在位十年  
貞明龍德

後梁末帝有志報仇禁兵一呼大逆授首即都大梁稱  
帝矣夫帝本膏梁子材非過人棄敬翔王彥章用趙巖  
張傑等與李存勗勁敵為難何能自保迨嗣源入都國  
竟不守日夜啼哭不知所為於是身殺史言帝温恭儉  
約無荒淫之失可以存而不存其父及之也赤族之報  
天豈恕温賊哉向使存勗斲棺焚屍則弑二君一后之  
罪庶足以快臣民之愾但剗室削樹而止亦略於討惡  
之典矣



錢多警杭○

友珪既殺父又殺友文白即位改元鳳曆止二月末  
帝起兵討之友珪遂自殺袁象先等迎帝帝曰大梁  
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遂即位于大梁○敬翔知  
梁室已危忽以繩內靴中入見帝曰陛下不用臣言  
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  
王彥章不可遂以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本村農以驍  
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  
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晉王為梁勁敵獨  
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何足懼已梁日  
削勢不支中都之戰馬路被擒晉王見謂曰爾嘗以  
孺子待我今日服乎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骨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  
○趙巖及德如兄弟張傑張漢鼎等依勢弄權政事  
日紊以至於此○帝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  
降之吾首不可俟彼刀錐卿專斷吾首麟泣遂殺帝  
因自殺○唐主欲發温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人已  
死刑無可加乞免其斲以全聖恩唐  
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齊丘機符記  
八子

後唐莊宗在位三年  
號同光

在唐書載不  
交唐

後唐莊宗李存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  
宗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膽勇過  
人破梁及燕還矢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之在位之後  
荒於色賄於貨般於遊淫於獵戮忠直侮縉紳且舉手  
自矜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故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  
云無日矣酷好伶人尤其素習甚至僂名李天下躬自  
為之甘踏下流而不恥卒弒於從謙焚以樂器固其宜  
也

以李存賢鋪  
幽州跋手搏  
之納



禮謙賜號尊  
財贍國功臣

以徐人陳俊  
等為和史

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帝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毋忘父志  
至是帝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  
劉后素微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  
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帝乃故為劉叟衣  
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子繼焱捷破帽隨造臥內呼曰  
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答焱而逐之以此為笑樂蓋  
狎習久身自為伶也○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  
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王得蜀益驕  
亡無日矣○帝嘗別為優各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  
與諸伶戲于庭四顧曰李天下何人在敬新磨  
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  
磨諸之答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于是眾乃  
大笑帝喜更厚賜○唐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討  
之帝幸關東招撫至萬勝關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  
嘆曰吾不濟矣會優人郭從謙作亂帝為流矢所中  
遂殂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  
嗣源入洛得其骨于灰燼之餘○

後唐明宗在位八年號  
天成長興○

勅諭  
唐書

後唐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也莊宗既弑諸將請立  
僖辟避位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亦且功名令終奈  
何監國之令行而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于  
渭南耶然在位以來頗多善政置端明殿學士使百官  
轉對奏事禁四方之獻獎恭畏之疏聽醫瘡剜肉之詩  
史稱有道焉而不知其弑王母殺諸王大節殊虧也傳  
子未幾即為阿三所弑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恢  
恢信夫

刻九經  
賈



張憲忠義

帝稱盛國。劉后殺諸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帝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不聽。遂用嗣子。樞前即位之禮。帝本武夫。不知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誤。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及馮道為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帝。以示羣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即舉斧斫之。應手而碎。唐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川竭。不足懼。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帝獎之。○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臣記進士。孟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人心肉。曲盡農家情。狀人主不可不知也。

姚洪死節

後唐閔帝 在位四月 廢帝 在位二年 號應順 號清泰

李徽美諫厚賞將士

張文寶不受吳管

後唐閔帝名學士。讀貞觀政要。亦有圖治之意。奈朱弘昭馬贊用事。擅易藩鎮。使廢帝疑懼。舉兵鳳翔。廢帝本王寡婦子。明宗過平山掠養宮。最見親愛。乃不念父德。而弑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暴矣。及石郎至。心膽墮地。即攜傳國寶。登樓燒死。又何法也。當時入洛許軍。士緡錢府庫。枵然括民財。給之猶然。怨望因惡廢帝。而思閔帝。有菩薩生鐵之謠。嗟乎。唐祚止十三年。而四主三姓。慘殺相尋。何其烈哉。

五代史

八

七



石敬瑭有功  
得樂心

梁震稱荆臺  
隱士

朱弘昭馮贇以廢帝久鎮鳳翔欲徙之廢帝謀于將佐皆曰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遂舉兵拒之閔帝出奔廢帝至蔣橋馮道等上表勸進遂入洛陽即位遣人弒閔帝于衛州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閔帝遇害慟哭半日自經而死○時有司百方斂括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以賜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在弱廢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及石敬瑭引契丹至軍士驕悍不為用羣臣或勸帝北行帝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胆墮地○廢帝欲擇宰相問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因竝書其名內琉璃屏中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晉兵起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相待自卿入相與議皆詐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至此紀惶恐謝○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時號為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行事不開門延士大夫也

公以晉高祖 在位七年 出帝 在位四年 號天福 號開運

契丹  
道賓客

安重榮  
契丹

後晉祖石敬瑭明宗愛婿也借契丹兵入洛陽移唐祚罪難追矣尊契丹為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然猶數被責讓憂鬱而殂馮道肯顧命立兄子出帝內政不修調廢拒諫至而不知懼吁翁怒則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道德光升殿自稱大遼天子諭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而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誰實為之耶



契丹

沈切死節

帝受契丹命為大晉皇帝割幽薊涿瀋順新雲蔚廣  
 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獻之上尊號曰父皇  
 帝契丹止晉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已  
 而晉納哇谷渾契丹遣使來讓帝憂悒成疾命幼子  
 重睿出拜馮道使輔立馮道背顧命而立出帝○出  
 帝既立桑維翰求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  
 ○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  
 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  
 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勿悔也至是  
 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  
 ○契丹主名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  
 一人君之何如皆曰願推戴皇帝于是始通天冠絳  
 紗袍登正殿稱大遼會同十年諭晉主曰孫兒但勿  
 憂云云遂封帝為負義侯徒之黃龍府○桑維翰形  
 容醜陋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  
 一尺之面又鑄鐵視示人曰視彼則改而他幸以進  
 士及第仕  
 晉為大臣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 號乾祐 仍號乾祐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 號乾祐 仍號乾祐

帝初為李氏  
 贊塔牧馬犯  
 僧田

後漢祖劉智遠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騎北旋  
 中州之主遂南面而正位焉改國號漢仍稱天福年曰  
 予未忍忘晉也議括民財賞將士聽李后之諫悉官中  
 所有出以勞之中外悅服二年而殂隱帝嗣位時大臣  
 多武夫將相如水火帝復遊戲自如太后切責之欲殺  
 邠章弘肇太后戒不可乃重違賢母之命輕信羣小之  
 謀禍不旋踵必然之勢也父子相繼不過四年享國之  
 短天平人乎

契丹以馮道  
 為太傅  
 善戴庫室以  
 行



郭威温辞色  
受言將卒歸  
心

官冲多恠

帝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及契丹滅晉諸將勸進于是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隱帝時楊邠總機政王章掌  
財賦史弘肇典宿衛郭威王征伐邠素愚蔽不喜書  
生嘗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足矣文章禮樂何必介  
意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握算  
子未幾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  
兵至封丘帝遣兵拒之自出勞軍○帝兵所弒○高  
祖從弟蔡王信素驥貨好殺戮軍士○法者名其妻  
子對之封別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  
自如也○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高祖嘗以生日  
命其疏理獄因謂之淨○逢吉聞因無輕重盡殺之  
還報曰獄淨矣○劉銖官節度用法刻深民有犯者  
問其年幾何答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執甘共妻裸露至○  
以世而自蔽云○

後周太祖在位三年  
號廣順

世自謂周郭  
之役

後周祖郭威嘗說劉知遠晉陽稱帝建策最多迨其後  
也受托孤之任負震主之威因隱帝誅戮大臣知必不  
能自全不得已乘危而發至封丘隱帝為亂兵所弒猶  
迎劉贊澶州之行裂旗被體即為眾所擁立論者於此  
有怨辭焉况其碎玉器於庭不貴異物罷管田牛課能  
恤民隱不遏糴絕貢獻拜孔林善政班班載在簡册故  
五代十三君賢者獨推後周世宗為最太祖次之其餘  
俱無足稱者

李穀以八臣  
臨賊為對



范質宰相

馮道帥百官謁見帝帝自迎春門入帥百官見漢太  
后因諫立嗣君太后詔迎漢王從弟贊即位會遠兵  
入寇太后命帝擊之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  
中自為之裂黃旗以被帝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贊  
為朔陰公乃以帝監國壽即大位帝悉出漢官中  
寶玉器碎于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珍  
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或言管用在國也朕用此錢  
幣之以充國用帝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  
何為初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輪田  
牛死而租不除百姓甚苦詔悉罷之淮南餞請釋  
于周帝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罷四方貢獻  
珍食謂王陵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  
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詔曰朕生長軍旅  
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若國利民之  
術各具封事以聞帝如勸臬謁孔子祠將拜左右  
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  
王之師敢不拜乎遂  
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范質宰相  
范質宰相

帝有削平天  
下之志

南唐孫晟以  
死報州

旌劉仁贍之  
節

趙匡胤繁縷  
飾耳

柴世宗幼從姑長太祖家以晉王而繼周祚深知近世  
之弊在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轉  
敗為功而割江淮西克秦華北開關南皆身履行陣決  
策應機功亦烈哉毀佛像鑄錢賑淮南米粟刻木為耕  
夫織婦置諸庭暇則名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五六年  
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施後世不意中道而崩恭帝  
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黜檢作天子非周祚之甚促實  
宋運之當興耳

後周世宗在位六年恭帝在位六月



節 韓通一門死

節 李筠伐宋死

李重進奔

日光摩盪

帝自將與東漢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  
親冒矢石大敗漢軍以樊何實戰斬之自是將卒始  
知所懼○伐南唐取江北四州江淮始通舟楫○伐  
蜀取秦階成州○伐契丹關南悉平○時中國乏錢  
詔悉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幻  
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民猶不惜  
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  
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  
為之解救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  
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即詔頒圖法使吏民  
先習之期以一年盡均天下曰帝嘗于文書囊中  
得長三寸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承德為殿前  
都點檢命趙匡胤代之及恭帝立遣與東漢連師入  
寇遣唐亂禦之都下謠言將以出軍目點檢為天  
子士民恐怖惟內廷晏然不知師至陳橋驛將士聚  
謀已定撥甲執兵直逼在龍馭所曰諸將無主願策  
太尉為天子匡胤亂未及對則利  
與扶出禱黃施已加身矣

附十二國

錢鏐在位三十一年論武  
按鏐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號寶  
元瓘在位十年謚文穆  
弘治在位六年謚忠獻  
弘侗在位五年  
楊行密在位五年

五代偏方割據之國有十二焉吳越錢鏐臨安人也唐  
僖宗時販鹽為盜有豫章術者謂臨安有王氣見鏐驚  
曰此其人矣復以討黃巢平重昌功封越王又封吳三  
保據浙江射潮築塘改所居城為衣錦軍梁封吳越王  
子元瓘嗣勛勳著績天顯無傷子弘佐開克遵先志弘  
侗繼之值胡進思作亂廢弘侗而立弘俶俶能除去亂  
臣兄弟無間至太平興國二年入朝封惟海國王子孫  
多為顯官吳越公吳楊行密合肥人也唐淮南節度使



渥在十二年

隆演僭號武

義凡十三年

溥僭號順義

乾貞大和天

祚凡十六年

之兵貞在位

二十八年謚

思敏

土建僭號武

成承平通政

大漢光凡凡

四八年

行僭號乾德

成康凡七年

劉守光僭號

應天凡六年

馬殷在位三

十三年謚武

穆

希聲在位二

年

希直在位十

五年謚文昭

希廣在位四

年

希夢在位一

年

希宗在位一

年

進封吳王建國楊州子渥嗣凌茂舊章徐温等兵諫不

從既而弑之立弟隆演弟溥繼之僭稱帝遷金陵為徐

温子知誥所篡吳亡岐李茂貞即宋文通博野人擊

其巢破朱玘功拜鳳隴節度使賜姓名後舉兵兩犯京

師加尚書令封岐王後唐改封秦王子從暉嗣為鳳翔

節度使岐亡前蜀王建舞陽人也田今支養子僖宗被

合孜劫遷建從行棧道功拜四川節度使進封蜀王梁

滅唐建亦稱帝子衍嗣中官用事酒色薰心後唐伐之

衍輿觀岵壁出降蜀亡燕劉守光樂壽人也唐盧龍節

度使劉仁恭之子承父妾因父殺兄自為節度使乾化

元年僭稱帝晉王存勗伐之擒其父子執歌入晉陽先

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燕亡楚馬

殷鄆陵人也唐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封楚王子希

聲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唐明宗以為節度使父喪不

哀日啖五十鷄希範仍嗣楚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

而身居其中曰身不能也壽卒希廣繼之希夢弑廣自

立荒淫暴虐國人囚之而立希崇亦縱酒無度臣民不

附為南唐李景所并楚亡閩王審知固始人也唐福建



王審知在位二十四年

王延翰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王延鈞在位

觀蔡使王潮之弟潮卒審知代之進封瑯琊王梁封閩

王子延翰嗣一日緇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將

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自稱王弟延鈞弒之自

立僭稱帝子繼鵬弒之自立無道亦被弒叔延義嗣淫

虐尤甚朱文進弒之自立延政討之延政者延鈞之弟

天福八年稱殷帝於建州者也未暇徙都而南唐攻滅

交進延政亦窮蹙出降閩人南漢劉隱上蔡人也唐廣

州刺史劉謙之子梁封南海王弟龔嗣僭稱帝置蛇牢

水獄以穿臣民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柔順垂涎囑吻

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子玢嗣墨衰飲酒裸男女以為

戲弟晟秋之自立亦無道子銀嗣作燒煮劊剔刀山劊

樹之刑令罪人鬪虎抵象賦歛繁重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金暴虐尤甚宋太祖聞而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

潘美伐之執至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人南平高季興陝

州人也梁宋州刺史進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子從

誨嗣時南漢諸國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

人謂之高賴子子保融嗣性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

勗及卒保勗請命於宋宋授以節度使傳子繼冲至乾

二年

從誨在位

二十年

文獻保融

玢僭號光

晟僭號應

乾乾和凡

十五年

銀僭號大

寶凡十五

年

高季興在

位卅二年

謚武信

從誨在位

二十年

文獻保融

在位十二

年謚貞懿



繼冲在位一年

孟知祥僭號明德凡三年

昶僭號廣政凡三十一年

李昇僭稱昇凡十一年

景偕號交泰忠興凡十八年

煜僭位十一年

德元年入朝仍授以荆南節度使南平公後蜀孟知祥

邢州人也晉太原尹後唐封蜀王彝僭稱帝子昶嗣驕

奢無度穢器俱裝七寶好為掎擊之事母李賢妃妻花

忌夫人諫之不聽宋遣王全斌伐之昶舉族垂泣待罪

闕下封秦國公後蜀公南唐李昇徐州人也自言唐憲

宗後為楊行密所得賜徐溫為子命名知誥楊溥稱帝

知誥為相封齊王天福二年滅吳據其地復姓更名改

號南唐僭稱帝子景嗣周世宗伐之急去帝號尋復改

元遷洪州子煜嗣仍居金陵善屬文工書畫是為李後

王後貶國號曰江南宋命曹彬伐之煜乞緩師太祖曰

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

遂克之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公東漢劉崇漢高祖

劉知遠之弟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郭

威迎立其子贊恐崇疑已因自指其頸給曰自古決無

雕青天子幸無我疑崇信之乃罷及威自立崇遂稱帝

於太原子承鈞嗣用五臺山僧花腹山道人以理國政

事多矯揉一傳即滅繼恩繼元甥嗣舅宗宋太宗親征

并州繼元迎降封彭城公東漢亡

劉崇僭位十四年

爭鈞僭號天會凡十四年

繼恩僭二

繼元僭號廣運凡十

二年



附遼

耶律倍僭

稱太祖號

神冊天贊

九年

德光僭

太宗號

同大向凡

廿一年

阮僧稱世

字號天祥

四年

環僧稱楊

宗號應曆

凡十八年

賢僧稱景

宗號保寧

四年

隆緒僧稱聖

宗號統和開

泰太平凡四

十九年

宗前僧稱興

宗號景福重

解凡廿三年

洪基僧稱道

宗號清寧咸

進大康大安

壽隆凡四十

六年

廷禧僧稱大

祥帝號乾統

本慶保大凡

廿五年

厚儀稱天錫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至德祖已八世

世屬契丹德祖生耶律億才墮地體即如三歲兒能解

匍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

翼衛者雖齡齡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

百斤德祖死億遂建國號至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略地

至薊與唐李克用盟拔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

諸部及女直之未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

漢信威萬國廟號太祖子倍讓位於弟德光德光立頗

疑之倍曰吾當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即日攜美人

載書浮海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已而德光滅唐立哥

改國號遼縱騎四出以牧馬為名死即剖腹實鹽謂之

帝羝子阮述軋弑之德光之子璟繼嗜酒無度周

世宗伐之阮于賢立與宋太宗戰於高粱河傳子隆緒

冲年踐祚歸其權於母蕭太后復號大契丹大舉入宋

有澶淵之役子宗真嗣國富兵強乘宋有西夏之憂言

關南地富鄴以榮辱獻納之說爭而和好復定子洪基

嗣繼好浮圖歲齋僧三十六萬復國號遼宋使韓縝割



帝號建祚  
定號德興共

三年

雅里號神唐

太石偕稱天

祚帝號延慶

康國凡廿年

塔不焯偕號

咸清

宗號紹興凡

十三年

晉遠完偕號

崇福

通魯古偕號

天禧凡三十

四年

地界之延禧以孫繼立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

來攻取燕雲延禧走夾山謀奔西夏為金人所擒凡九

世共二百二十年宗真之孫淳即位南京號北遼傳定

及雅里年數未詳西遼太石億八世孫也以進士上第

官翰林學士尤善騎射稱文武全林因遼亡建國於起

思漫又遷虎思廿年而歿蕭后塔不焯稱制七年號感

天皇后子彝烈嗣命妹普速完權國十四年號承天皇

后彝烈之子直魯古繼之為乃蠻所滅又五世討八十

八年

宋太祖在位

詔修前朝諸

宋太祖趙匡胤逢機遣會以有天下身上黃袍豈一時

猝得袖中禪詔亦平日夙成周王太后命毋驚犯同漢

唐之義彬伐江南戒勿暴掠似湯武之仁豁達大度推

心置腹以至削平諸國所向有功陳搏聞帝即位曰天

下自此定矣赤光異香之夜即嗣源焚祝之期豈非天

哉臨終禪位疑授受之際不得其正夫灼艾分痛曾幾

何時而忍為此燭影斧聲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其不足

盡信也夫

置義舍于州

州火



幸武成王廟  
去自起像

洞開諸門如  
我心

五星聚奎

太祖為諸將所擁上馬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太后  
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此肩不得凌  
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  
應曰諾即肅隊而行及入宮召百官至哺時班定猶  
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遣曹  
彬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  
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南漢劉鋹降賜以卮酒鋹  
有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白  
飲○後唐明宗在宮中焚香祝曰我胡人因亂為眾  
所立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夕帝生赤光滿室  
異香經宿不散○太宗有疾帝親灼艾太宗覺痛帝  
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李燾采湘由野錄謂太祖  
名太宗入禪其夕隆見燭影下有斧聲遂合宋家兄  
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帝將收元論宰相曰年號擇  
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人內帝見其鏡背有  
乾德四年鑄者惟之○示宰相皆不能答學士竇儀  
答曰此必蜀物昔王衍有此號帝嘆  
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士

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號太平興  
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

賜九經白鹿  
洞

親試貢士分  
三甲賜瓊林  
宴

宋太宗承太祖以太后顧命舍子而立三年收吳越四  
年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太祖嘗言龍行虎步他日必  
為太平天子太祖待帝之心甚厚而帝待太祖之子甚  
薄何也金匱渝盟雖趙普已誤再誤之言啓之而普母  
負兄一第二姪俱羅非命即抱哭癡兒亦何以塞公議  
耶當日母子托命共保富貴之語帝心不滿宋后已久  
至后崩不為成服秉心雖忍矣然御極以來仁恕恭儉  
史臣非盡誣也



曲身賦詩

種放製佛經  
為睡版

杜太后臨終囑太祖曰周世宗使幼見至天下故汝  
 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  
 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  
 普即為誓書藏之金匱○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  
 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  
 聞不悅及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  
 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  
 往抱其尸哭曰癡兒何至此耶已而德芳亦歿光美  
 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論  
 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光美遂  
 安置房州尋卒○初太祖臨崩帝入宋后呼曰母子  
 之命俱托于官家帝泣曰共保富貴無疑也○帝勸  
 于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  
 于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庫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  
 為勞也○寇準請立儲帝曰孰可對曰陛下為天下  
 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帝俛  
 首久之曰壽至可乎  
 宋真宗在位十五年號咸平景德  
 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陽九經千學  
校

除農器稅

田錫焚疏

王曾捕飛帽  
妖言

宋真宗寬仁慈愛為繼世賢君契丹入寇能黜正陳之  
 計任寇準之謀親征和解南北弭兵可謂明且斷矣準  
 自伐其功王欽若因譖之帝之怏怏所自來耳至欽者  
 以封禪啓其雄心堯叟以經義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  
 符瑞不意寇準亦以天書入相所謂不學無術其信然  
 乎時妖妄如戲制作紛紛五鬼比而熒惑假令李沆任  
 帝必不然然挽臨終之危機猶幸有王曾魯宗道二人  
 也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王欽若閉門  
修齋誦經

陳彭年號九  
尾狐

丁謂請鬻

兩月並見西  
南

為無逸圖

後苑觀刈麥

趙州一琴

司馬池嗜退

詔天下立學

定三場科舉

法  
前發賜呂  
夷簡

契丹侵澶州中外震駭寇準請駕親征帝難之乃召  
問羣臣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爭之  
帝乃決策親征定和議各解兵歸欽若謂帝曰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陛下問傅平傅者  
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準由是出知陝州張詠適自成都還  
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  
真諭其意歸取讀之至于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帝自聞欽若之言深以為慮欽若因進封禪  
之說堯叟以經義附和由是天書叠見詔議封禪  
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  
彭年劉承珪等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韓財利  
時人目為五鬼至且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  
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帝  
嘗晚坐承明殿召王曾入對既退使內侍論曰思卿  
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為慢其見卿等此尋以曾  
兼會靈觀使不受曾宗道立朝侃侃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為魚而察政因其性且志骨硬也

宋仁宗 在位四十四年 號大聖明道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宋仁宗隨母臨朝十一年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  
多事慶曆後急於求治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小范老  
子毛邊疆鐵面御史專封奏黑王相公在樞密閣羅包  
老居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韓魏公塞西賊之心富鄭  
公善北使之職歐文忠變時文之體狄武襄成廣南之  
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傳曰為人君  
止於仁帝何愧焉第仁慈有餘而知勇不足白壁微瑕  
其在郭后一事乎



初置武舉

四賢一不肖

詩

富弼焚家書

歐陽修進明

党論

枯竹生笋

王安石上龍

言書

劉隨號小品

燈籠

兩赤雪

同口無書而

震者五

劉敞進請更

記

司馬光修通

鑑

范仲淹兼知延州敵入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  
 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  
 也大范指范雍○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人  
 謂鐵面御史○王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者曰黑王  
 相公乃復起耶○包拯性剛直京師語曰關節不到  
 有閹羅包老○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  
 聞四夷北使來賤見之拱手曰真天下異人○韓琦  
 范仲淹為陝西使邊上謠云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  
 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契丹求關  
 南地富弼如契丹反覆陳其不可言北朝得地為榮  
 南朝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二辱哉議及結  
 昏又卻之議及增幣契丹主曰既增我幣當曰獻弼  
 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其弟乎然則為納何如弼亦  
 不可契丹乃遣使來議獻納二宗帝用晏殊議以緡  
 字與之和好遂定○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  
 體○狄青破智儂高廣南平○肖美人有寵與郭后  
 爭帝自起救之后譏北帝頰帝大怒以瓜痕示  
 宋英宗號治平

宋英宗名入東宮肩輿就道行李蕭然先戒其家人曰

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同曹太后臨朝宦

官簧舌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撤簾還政

後屢議濮王典禮論說紛紛終無定見曷若尊稱皇伯

父使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幾微之失於所生極

尊崇之道為尤當乎帝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凡

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後

世厥歌至德亦云盛矣



登厥拘繫

帝初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太后猶未釋然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德著于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  
 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  
 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為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親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耳帝深  
 感悟温成即仁宗所寵張貴妃也太后猶臨朝韓琦  
 問太后何以撤簾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憲  
 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也議典禮  
 司馬光曰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服可  
 降而名不可沒宜稱親廷議紛紜不若明道先生以  
 當稱皇伯父云云者最為允當歐陽修四歲而孤  
 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一  
 日謂修曰汝父為吏嘗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  
 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服其語終身

韓琦請建儲  
張方平進筆

初封太后後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  
號熙寧元豐

宋神宗孝友謙抑將大有為慕堯舜而用王安石使變  
 更成法以壞天下韓琦疏人曾罷青苗矣鄭俠圖上曾  
 罷十八事矣即暫免安石而仍用韓呂則安石實未嘗  
 免也安石復相分韓續割地昇遼用欲取姑與之策以  
 祖宗七百里地輕以與人終宋之世何能取償尺寸哉  
 迨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亦終夜不寐遠榻而行晚矣  
 要之以國事任安石病在心腹也以邊事任李憲病在  
 四肢也亡宋之禍不自帝始耶

罷韓琦廟

司馬光王安  
石理財之辨



吳奎進治說  
三篇

王安石眼多  
白甚似王敦

張上瀛立聖  
則第一

賜孝子徐積  
謚節孝先生

蘇洵辨奸論

賜蘇軾金蓮  
歸朕

太后賜社飯

神宗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倉糴本散與人戶令出  
息二分春散秋歛曰青苗法蘇轍言錢入民手雖良  
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鞭箠  
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  
光流民每風沙糶墮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  
竝城民買麻糶麥麩合米為糜或苑木實草根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安上門監  
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密疏以奏帝觀圖寢不能寐翌  
日命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請  
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鄭俠獄。安石薦韓絳呂惠  
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傅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我師敗績  
。治平中卻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  
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  
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  
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

宋哲宗 元祐 紹聖 元符

宋哲宗冲年嗣位太后臨朝庶事修舉及親政罷蔡確  
相司馬光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之力也不幸光卒  
而程頤蘇軾劉摯等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矣  
夫元祐改紹聖由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楊曾終於章  
蔡以安石為聖而思紹述之耳仍用新法罪元祐諸臣  
是君不君也。昔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婕妤  
是夫不夫也。夫國之所以存者三綱耳三綱絕而金狄  
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宋史

四

上



胡宗德進無  
寧論

程顥言新法  
君黨激成

王珪言宰相  
相

日食雲霧不  
辨  
火八輿鬼

賜張商英  
商霖二字

王八行取  
王科

王禁京師  
王婦上壽  
推子幸衣

各立門戶  
各立門戶

童貫載馬  
神歸始圖  
遠

哲宗

宣仁太后臨朝號女中堯舜。洛黨程頤為首朱光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為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甚眾各樹朋黨相為訾議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諫之。楊畏曾布先後上疏乞紹述先政遂收元紹聖章惇蔡卞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執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執呂大防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王珪韓維等。劉健好恃寵譖后于帝章惇附之遂廢后為仙師。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蘇軾自登用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為相公排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後得疾析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两把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尋卒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大事不可對人言者

宋徽宗 在位世五年號建中靖國 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宋徽宗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因之以竄其奸故一惑於新法則封舒王父子從祀孔廟二惑於報復則立黨人碑三惑於培克則括民田收經制免太錢四惑於玩好則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五惑於神仙則上玉皇徽號受冊為教主道君以至大水告也黑眚見也男孕子也女生髭也狐升御座也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背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封昏德公殂五國城何非自作之孽歟

宋史

廿五

十一



都不完若  
山林賊澤

幸王黼  
觀芝

李翼馬  
死節

傅泰使金  
死節

任禮不  
戰益子

龍見于京  
師

龍死節

張確死節

士真負祖  
谷死節

張克飛死  
節

劉坤死節

徽宗

帝謂蔡京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  
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  
盡死○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  
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覲結怨于  
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  
信以開邊釁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願陛下殺此六  
賊以謝天下○封王安石為衛王子雱為臨川伯○  
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奸  
黨刻石端禮門并刻石州縣石工安民泣日被役不  
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槐  
之○朱覲領應奉局花石綱于蘇州東南部刺史郡  
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帝約金滅遼尋為  
金虜封昏德公殂于五國城○清谿民方臘左道惑  
衆適吳中困于花石之擾比戶致怨臘乃陰聚遊手  
之徒以誅覲為名陷建德等處後遁還清谿韓世忠  
擒殺之○淮南盜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江湖轉掠  
十郡張叔

宋欽宗在位一年

號靖康

宋欽宗為金人所迫欲幸鄧襄李綱拜泣邀止治守戰  
具乃有李邦彥梗之質構於金金既撤圍綱料入冬必  
南力條秋防又有耿南仲嫉之出綱於外夫李綱捍國  
神師道勤王金人雖強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  
烏能久乎而竟罷綱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買  
和六丁六甲笑談兒戲遂至六宮舉族盡遭北轅余甚  
嘆帝之不能知人善任自速死亡之禍及京師陷日宰  
相誤我父子嗚呼晚矣

宋史

宋史

世六

六五

十一



崔安國一  
門死節

歐陽珣忠  
義報國

陳東過登  
闕鼓

天狗星開  
有聲如雷

慧長數丈  
北拂帝座  
掃文昌

欽宗

神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經過敵營金人懼  
遣使罵違誓之故乃罷綱以謝金人○李邦彥善詭  
詐自號浪子人謂浪子宰相○以郭忠為成忠郎選  
六甲法以禦金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敵攻  
益甚忠笑談益甚曰非至危吾師不出及京師陷帝  
大慟曰不用神師道以至此遂如青城奉表請降還  
宮士庶迎謂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  
不流涕○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遂以太上皇太后  
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妃康王夫  
人邢氏等北去府庫蓄積為之一空○邦昌借位十日及  
等北去府庫蓄積為之一空○邦昌借位十日及  
金人退自去帝號詣闕伏罪高宗正位貶潭州賜死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大  
哭金人擊之罵不絕口而死金人曰遼亡死義者多  
南朝惟李侍郎一人○金人欲相學士劉韜韜歸書  
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即酌卮酒繼死金人歎其忠  
徧題窓壁以識其處凡  
八十月始歎顏色如生

五代史

詩天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元曆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  
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  
十四載乙未為上元正月兩水為歲首蓋唐建中時  
術者曹士蒞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  
首號符庚曆然世謂之小曆私行于民間而重績乃用  
以為法遂施諸朝廷曠號調元曆親行之五年輒差不  
可用卒復用崇元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  
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又有永昌曆正象曆  
南唐有齊正曆五代之際曆家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  
非盡明元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  
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于其國今亦不復見自周  
世宗即位外代借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于  
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于步日月步星步發斂  
為四篇合為曆一卷以爲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  
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

五代史

卷一

七



其夫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  
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  
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  
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  
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  
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人立獻十  
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  
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晏  
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  
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  
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已  
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  
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吳越自嶺南湖北四十七州  
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湖北四十七州爲南平合中  
原以西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岐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敬翔

翔從太祖温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温破徐州得時  
濤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温以妻翔翔時已  
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温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  
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于賊乎尚讓王家宰相時溥  
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温故謝  
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爲温寵信每言事多得  
請不下于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温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  
至折屋爲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  
亂朱温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傍徨不忍顧左右  
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娠將媿昭宗遣人告  
温乞留待冬行温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  
一日留也彥卿至即日逼上道



紹威初起魏博為唐藩鎮已乃事朱温温篡唐威與謀焉温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温喜曰昔蕭何為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為通譜系序昭穆因集自所為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平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為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王師範

朱温圍天子于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王師範泣請兵于楊行密因斬梁將妻敬思等已温篡遣人就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于外乃入告之師範受命與宗威等別備使片曰死人所不免然懼少

王彦章

晉取郟軍聲大振末帝召彦章至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彦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彦章酒半伴起更衣則引精兵數于洽河趨德勝介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戮三日云

温韶

韜起羣盜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為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堽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有函中為鏡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赦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鄭珏

五代史

六五終

十一



珽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未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  
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珽問計珽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  
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  
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珽俛首  
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唐 敬皇后

后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自五六歲  
時為裨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  
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名袁建豐驗之  
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主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  
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鄉時妾父不  
幸死于亂軍妾環戶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質  
劉叟逐之去

郭崇韜

莊宗之軍于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  
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召諸鎮兵欲圖大舉諸  
將皆憂懼請崇韜而河為界誰復為陛下守者臣自康  
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  
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  
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  
崇韜曰古者命將鑿齒而出沉成算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莊宗即曰下令發八日而滅梁崇韜往兼  
將相深以盛滿為懼而性公嚴不為權近所喜讒頗入  
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棲宦人曰郭崇韜肩頭不展  
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我與梁對  
壘河上雖鄆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深居宮蔭  
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為慮不  
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  
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人卒賜死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  
為書論梁詞甚辯龐朱温使人讀之至毒手尊奉交相  
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有士如此使



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温使歛邦作荅書而工不及龔吉

或云龔吉唐相林甫後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為袁象先巡官意快快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為參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制髮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即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為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世傳為笑云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猿臂善射每戰身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搥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嘗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為李存信所構遂背晉歸梁梁亡復歸晉自陳于晉有功無過為存信讒構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為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為之耶車裂之以殉然惜其才恨恨久之為不視事者十日

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陳圍太原命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將陳章號陳野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未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離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伴退伺其過極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入戰嗣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勝鎮登道旁家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寇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為徙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兒何負于爾行欽贖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于市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格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合前責之曰



汝為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見女嚙人莊宗本一犬逐之新磨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改元同光無銅也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營職一切以法從事即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為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岌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光業怒曰臣盡救使非為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為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也宗立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為王惜

兩厄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見忤公吾已答之乃解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招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即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即元兇既歿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為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管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鶴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人

五代史

廿二

七



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李擇工文詞仕唐為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

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擇作之擇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和凝凝少舉進士為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眾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麾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寧惜死乎已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庶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任圜明宗朝圜為門下平章時方澤宰相圜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圜爭之帝簡曰崔凝不試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為沒字高巨以不讀書為名

姚洪洪事唐為指揮使嘗將下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厨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反耶言能為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懲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絕明宗聞為之泣下

王弘贇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川刺史王弘贇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贇歎曰所謂大木將頭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王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歟復其誰與我于是奉帝居州州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曰酒大罵隕地弘贇曰此酒家也願

五代史



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誓子  
繼為潞王賚觴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殂

張允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救諭以獻略云假有二  
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以  
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為  
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為惡也且天  
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為惡也  
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黃從簡

從簡事晉為都指揮使嘗中流矢倏入髀命工取之工  
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比其亟鑿環  
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  
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一玉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  
往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人大婦如寶乃私歎曰  
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為帝叔重亂妻重亂早卒馮寡居  
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塘梓宮在殯帝竟冊為后是日  
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御庄見于高祖之影殿  
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在人慶羣  
臣出帝與后相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皇太后之  
命與先帝不在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  
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  
殿

楊光遠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  
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擗首呼德光曰皇帝  
悞光遠即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絨錢祭天  
地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  
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為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跛脚皇后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為左丞相

五代史

卅四

卅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欽百官偽勅松以手撫其背為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傳笑

漢

昭聖太后

隱帝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已議誅楊邠等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亡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為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少忤意立搃殺之民有抵罪者弘丁但示吏三指即腰斬時太白書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

李守貞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馬道罷相居河陽威兵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平威少無賴善蒲博以道為譏已觀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

年守貞食盡遂敗

王凝妻

凝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道出閉封止旅舍合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汚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于朝詔答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周

王朴

朴事世宗為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問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伐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

五代史

世五

十一



攻然不足為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與誅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曆學其法皆傳于世

馮道

道歷事唐晉滅又事契丹朝于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言力也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旻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眾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旻竟敗旻終道世且一諫而言不酬

十二國參宋史

吳越

梁朱温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鏐拒命者鏐曰吾以英雄也因賜玉帶御馬鏐子元瓘初質于外已歸

鏐病臥名諸大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在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瓘數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于是鏐乃出篋鑰數箇名瓘授之曰諸將許爾矣瓘遂立瓘善為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瓘所避處火輒隨之瓘懼因病狂尋卒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即重歛其民以市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收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管之餘即以次唱而管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管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俶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果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尋人朝國滅

吳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既定二人頗驕恣且謀殺行密思除之乃陽為自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我業成而喪明是天

五代史

世

士



廢吾也吾兒子皆不足在事得延壽使之吾無恨矣夫  
人喜急名延壽延壽至行密迤至寢門刺殺之即出嫁  
朱夫人而執禁仁義

岐

朱温圍鳳翔既逾年城中食盡牙斗直錢七于至燒人  
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  
汝安得食人肉斤直百錢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  
人肉賤于狗昭宗時于宮中設小磨令官人自屑豆麥  
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謂茂貞曰朕  
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  
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是時諸侯  
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  
薄下不摧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為炬也一優  
謂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驥有  
田千頃竹千晦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願以此德之

前蜀

王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蜀俗競為小帽僅覆其頂  
儂首即墮謂之危帽帽衍以為不祖禁之而衍好戴大

又好髮尖巾其狀如錐后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酣免冠其鬢髮然更施朱粉號為醉粧國中人皆效  
之嘗遊責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也  
自作日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官人  
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士而封必不  
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  
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用為僂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  
氏鬢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因喪家亡義  
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南漢

劉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官胡于  
自言王皇降身鋹于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迺之胡子冠  
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宜禍福呼鋹為天子皇帝胡  
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蘭  
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并旁石自立行百餘

五代史

世七

上



步而什胡子皆以為符瑞國尋滅先是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燈樞覆之張性機巧有口辯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精巧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嘆曰使張移此精思用之治國何至滅亾太宗嘗宴近臣銀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王今日盡在坐中口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善詠諧若此

孟昶國亡歸宋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以酒酬地祝口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為忍死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為遂不食死母初入國上甚優禮之呼為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歸母

李煜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綬俱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自歸南唐既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綬俱縱觀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為降虜狀待之若賓客尤恐不

外國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背吮之喜賓客好飲酒工画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于卷樞密使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述律者契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恐阿保機死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為寡婦矣汝輩豈宜有夫遂



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思溫以材勇為保  
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墓所思溫不肯行  
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  
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  
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  
德光時節陽令胡嶠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  
處甚悉姑撮其異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嶺  
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自草不可極契丹人謂嶠曰  
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  
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旋地氣最濕人苦大寒  
則就溫于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  
金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似翠可愛又十  
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右昆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  
布有綾錦諸丁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  
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  
百里入平川如食西瓜云契丹破回乞時得種以牛糞  
覆柵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瓜而味甘又東至襄潭始見  
元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人入而門闔明日  
始開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秘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  
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為女真善  
射嘗作鹿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粟為酒醉則  
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北為牛蹄突厥人  
身牛足上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嘗燒器鑄冰乃得飲東北至鞞劫子其人髦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為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過一鞞劫  
子則替散走又北為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為犬  
嗅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嘗  
有率人至其國妻憐之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每走十餘  
里遺一筋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  
及矣自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定遣十人齋乾飴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北代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  
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罨大木上後三歲往取骨焚之  
酌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



得後為契丹所併

于闐

晉天福三年遣張匡鄴高居叻冊于闐國王李聖天為  
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為記其尤  
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辮髮戴瑟瑟珠珠之美者二  
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即鳴  
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涉蘇積其地無水掘地得濕  
沙人置之智甃止渴又西度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  
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九千五百里矣于闐王李聖天  
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  
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  
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  
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  
南三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由多玉  
者此也河源出此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王河又  
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玉  
河然後國人得撈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玉

行宮

大漢之間多寒風其人宮室轉徙隨時車馬為家人  
工因宜為治春冬違寒秋夏避暑隨水草就畋魚蒞以  
為常四時各有行在所名曰捺鉢春捺鉢曰鴨子何  
其地四面皆沙碛多榆柳杏林國主以正月月上旬至其  
地時天鵝未至則車帳冰上冰既泮則偵者于有鵝  
處舉旗探騎即馳報國主則冠巾時服于上風望之報  
至輒鳴鼓驚鵝鵝騰起則圍騎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  
東青鵝拜授國主放鵝擊鵝墜近侍即舉錐刺之國  
主得頭鵝則以薦廟羣臣獻酒果致賀徧插鵝毛于首  
以為樂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由山東北三百里  
有金蓮子河其地西山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地也  
秋捺鉢曰伏虎林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景宗一日  
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其  
地多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水則令獵人吹角效鹿鳴  
以呼鹿既集則射之謂之砮蘇鹿冬捺鉢曰廣平旋

述史

聖

士



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稍暖國王牙帳多于此坐冬牙帳以槍為硬寨槍外小瓊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園中有省方殿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瓊為蓋綵繪翰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牕榻皆瓊為之傳以黃油緇其宿衛則用契丹兵四于日輪番祇直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有政事則隨地聽之

地理

東京之仙鄉縣相傳其地有仙人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故名仙鄉又有鶴野縣即渤海鷄山縣也昔丁合威家此去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雖味畫表云有鳥有鳥是人氏非何不學仙家壘壘薊州之玉山縣本春秋無終子國相傳洛陽人雍伯住至素父母沒葬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又蔚州有飛狐縣本名廣昌相傳有狐于紫刑嶺食松子五粒成飛仙因故飛狐事在隋仁壽元年

五日膳夫進艾糕以五綵餅食于庭中謂之薰天重以綵絲宛轉為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重九日國主率羣臣部族射虎射畢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酒兔肝為羈鹿舌為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禱禳花酒冬至日國人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國主則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言國人魂魄其神司之山甚嚴非祭不敢近

轄底

轄底者耶律億之叔父也億將即位讓轄底轄底不敢當及億即位輒誘刺葛等作亂億既獲之問曰朕初讓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我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億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迭次日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及臨刑億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幸悉言



勢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易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少讀書南山博涉經史而操詛端恪重  
熙中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家奴對  
曰臣無他聞向典栗園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  
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借粟以  
諷治也

蕭文妃

天祚溺于遊畋疎斥忠良金兵日逼來妃憂之爲作歌  
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奪人不  
如塞奸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  
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  
今劍佩鳴于官側日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禮  
盡忠良兮罰不明執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裔兮牙  
爪兵可憐往代兮泰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  
而御之卒以讒

宋史

五行

宜和中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躑躅如犬其色正黑  
不辨眉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爲患所  
至暗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衛亦有託  
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  
禍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禹南鄉婦產一子  
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並運熙寧中益陽  
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黑色如炭政  
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獲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  
二州湖田生聖米興州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  
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將大飢熙寧中英州雷  
震一山梓樹盡枯爲龍腦至龍腦價爲之賤紹興八  
年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  
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千萬多至塞路其  
色黑白青黃各異爲車馬踐死者無算慶元初鄱陽民

宋史

四

士



家有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  
殺猫而鼠舐其血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  
百二十四兩建隆二年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  
丈三尺重七千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  
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吳縣  
金鵝鄉銅錢二萬忽自飛是年秦寧縣耕夫得鏡厚三  
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  
生寒未幾雷震碎熙寧元年諸路敷震有一日十數  
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慶元二年黃巖縣有山自  
徙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  
淵潭云

選舉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賓興  
之典蘇軾上言略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君相  
能知人能責實即胥史阜隸未嘗無人如必設立科名  
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敝車羸馬者接踵至  
夫自漢唐而下則惟此而已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  
則忠清強介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  
不可勝數亦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  
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後安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  
經墨義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  
曰吾見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即位拜太后于宮中  
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為天子胡不樂太  
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  
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  
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  
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晏庸

宋史

四三

士



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始廢

石守信

茲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捍兵之弊一日晚朝留守信等  
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  
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  
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且有以黃  
袍加汝身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  
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婦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  
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真生死而肉骨  
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  
拔

王全斌

全斌之人獨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壇帷于講  
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欲服若此體尚  
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  
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  
泣

普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  
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  
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普  
王矣俄而王至設重榻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替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  
奏太祖怒為裂其奏牘抵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  
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  
一人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  
故不為遷卿且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  
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  
祖人宮普伺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普相久  
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于普侑以海  
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顧問此何物  
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  
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  
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為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  
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啓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  
政即處決如流家人啓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  
太宗曰臣昔以牛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今願以牛部  
為陛下位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于太祖太  
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  
之矣自是乃不復言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  
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遣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  
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  
潛還自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

曹彬

彬之丁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  
名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  
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  
焚香為誓于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  
犯季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其治裝歸朝  
而勅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彬初總師以行  
太祖謂曰矣克李煜當以即為使臣

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  
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  
美曰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  
笑為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  
過多得錢耳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于  
塗必引車避之即下吏自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既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  
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  
為不利而朝夕諄諄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  
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卒未嘗不行

竇儀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見弟更樞喟和多至三百  
篇而儼尤精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一日  
謂二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  
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士第然無  
及相者惟儼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  
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偁次偕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



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王祐

苻彥卿鎮大名有諳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彥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自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和昶子質

樊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于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遣浮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于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遂平擢侍御史

陳搏

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每寢處至百餘日不起問世宗訪以黃白術不對大

九年來朝搏時居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

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爾闕下數月放

還山搏好讀易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

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意呼侍者取與之華陰隱士

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大罕見者關西逸

人呂洞濱有劒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為

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謂搏非世間人也端拱

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

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

難繼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峰下張超谷中矣

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寒洞

彌月不散

馮吉

吉馮道子善滑稽光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

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

士宴集即不名亦白至酒酣彈琵琶琵琶罷即賦詩詩

成即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為三絕

宋史

四

士



薛居正

居正子惟吉少好弄嘗與俗人遊追逐角觝蹴鞠縱酒  
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于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  
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  
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絕非類盡  
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李昉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于上或以告昉昉不  
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帝曰多遜居恒  
每詆卿一錢不直卿乃為解耶上曰是益重昉昉居中  
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用則必與霽色温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  
于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子宗諤七歲能文恥以父  
在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工隸書多著  
述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于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李煜靈潤  
所存士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  
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為之變色蒙正侃然復位  
不少訕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  
郎後遂以為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  
止授九品京官况猶有高才老歲穴而未沾一命者乎  
此子甫離襁褓遽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  
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蒙正初入朝堂有  
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  
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  
忘曷若不知之為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  
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而不過  
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為人遂字師亮太祖幸  
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  
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命武士  
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其人  
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已太宗策進士



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揄選置不錄上不悅為一  
榜盡賜及第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  
福壽康寧世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便坐  
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為三  
既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  
詠其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死無以為葬河南縣吏  
有為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弟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  
替時論多之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玘每旦必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  
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  
類賦咏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遂舉  
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參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  
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為作詩以賜  
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  
因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  
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  
中遊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所言

蘇易簡  
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  
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  
之署四字令易簡胸于廳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  
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助等各賦詩紀其事  
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欵器上聞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  
非欵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逸製也因奏持盈之戒上  
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秘  
閣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  
以教子成此合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  
左右曰真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  
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李至  
太宗嘗幸秘閣出草書千文為賜至至勒之石上曰千



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而資于教化莫孝經若也為書孝經以賜

楊業

業事太宗為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販瓊巖業但挾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吾為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兔朝廷以其老于邊事命鎮代州契丹兵人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為楊無敵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于潘美而為督將王侁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所

姚坦

坦性強固為益王府翊善王嘗于邸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漕小民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嘗假山聞之罷役

端性凝重外去丰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檣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僖坐禊贊無狀遣官就鞠于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答太宗知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端曰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鈞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為真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便升陞上特赦梓人為納陞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潘慎修

宋史

四九

七



真修善奕太宗嘗名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略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悖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開寶初兢家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及秋成會歲儉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賫御書以賜宋世自兢家外猶有合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祚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內侍齋御書百軸以賜文撫遣弟文舉八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

神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沒獨依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別為堂于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浮醉侯為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以母恚曰吾常勤汝勿聚徒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高之為給錢養母不奪其志已母沒復應名為大官晚節頗飾與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誚之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小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為鄭人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為人精詞翰有文集雖者年目眊猶于自警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

宋史

五

士



之逆旅即留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字沆

真宗時沆在中書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册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上復問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王且

且字于明父祐有陰德當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且生幼沈默祜器之曰是見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廨舊有物惟居者多不安且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喧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遂絕帝擬相王欽若以問且且曰欽若遂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且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為王子明遲成十年作宰相

于帝

于帝前數短且且獨專稱準帝一日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且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缺失多準于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且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日密院準大慚且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瘠憫然弟送還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至白擇再三問不荅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且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福更思其次且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因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且曰天書之免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且謂欽若曰王且得無不可欽若曰臣常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為且言且暱勉從帝尚鎮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召且且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且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一



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此少玷云

尚鼓中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即位  
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  
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闕寂然因徑入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慄相慶敏中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主眷特殊不  
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之勲德禮  
命敏中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人耐官職  
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人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母  
宵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困不支  
僕擬啓損之欽若聞一女命吏密校成數翼日即上之  
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曰先帝因知之殆留與陛  
下收人心耳即曰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帝自是嚮用欽若欽若狀貌短小頂有瘰癧時人目為  
瘰癧相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

至襄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

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按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

裴度祠于圃田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

及為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

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婿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各臣述作為集選一百

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林逋

逋家錢塘自少不羈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  
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澹峭特然  
就藁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  
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為墓  
于廬側臨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賜謚和靖先生

宋庠宋祁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  
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賓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  
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白守亳州出入內外嘗  
以藁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其富性清約莊  
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庠仕終平章封莒國公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為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  
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  
談兵即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  
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  
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青名動華夸而能以畏  
慎自保儂智高既敗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  
死便欲上問青曰安知非詐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  
其面故有涅既貴顯涅猶存上敕青傳藥去涅字青指  
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  
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  
青慨然息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

垂字舜工

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或  
問故答曰謂恃權怙勢異時必遊朱崖吾不能入其黨  
謂開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  
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  
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既老乃復看人  
替曠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韓琦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范  
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不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之  
賢者為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道曰成帝  
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  
心為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立客有從容語  
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  
之臣子何與焉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  
撫大名上疏略曰始為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  
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裔故散青苗行免役迨新制日

宋史

六五

七



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于畝畝商歎于道路長  
更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懷斥四夸而先使  
邦本動搖則為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  
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于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不意為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琦以學上臨邊  
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  
朝廷倚以為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  
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  
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  
日子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其像其  
見重外夸如此薨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  
帝聞哭之慟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  
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及是知  
為琦瑞也

富弼

弼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宜制士大夫相慶于朝帝  
微視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  
今日人情如此其賢于夢卜遠矣修為頌首弼嘗言君

子與小人遊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  
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譽于岐萬轍必勝而後已

不哀  
出于此晚年為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卒眷  
不哀

文彥博

石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曰侍中  
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此曰爾嘗出入禁中  
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為自公疾勢增必以言不  
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廡志願曰燕  
故事彥博此曰此豈論故事時尋請立儲嗣上業  
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崩之  
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  
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  
顧命臣無與焉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  
薦復召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  
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  
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

宋史

五十四

十一



用白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為堂  
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包拯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  
絕跡嘗遺戒于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職者不得放歸  
本家死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天下童  
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為包待制當立契時貴戚斂手  
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唐介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時參知政事言安石  
難大任帝曰安石何不可任耶夷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  
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孤古義論多江關若便為政必  
多變更因退避去安石果用天下必出憂國公當  
自知之中書嘗進除曰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  
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取事決  
于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為陛下必以臣不才  
願先罷免自是安石爭

胡瑗

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者四十餘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其  
在湖相尤著科條纖悉必以身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  
上從遊常數百人慶曆中與太學下湖相取其法著為  
令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凡出瑗門者衣服  
容止往往相類行道遇之皆識其為弟子云

閻文應

仁宗既廢郭后楊尙二美人益尊罷士體為羸至累日  
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為言然未能去也時  
內侍文應用事性强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作  
應曰諾文應乃立以羶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  
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尙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勅  
尙氏為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死文應  
實為之

蔡襄

元昊納欵始自稱兀卒既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  
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  
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  
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植松七百



里以鹿行道閩人為勒碑紀德襄允工書書為當時  
第二在宗製元身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  
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土重之嘗親書君謨  
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閱自謂為族弟  
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二京以族孫引嫌泰降第  
二佃終身憾之

王素

素知諫院遇事惑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索  
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且子原有世誼非他人  
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  
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為立遣二女出

陳襄

襄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號四先生嘗  
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拄襄  
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  
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  
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汚捫之乃盜也蓋畏  
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歐陽修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奔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  
遂再三而志意自若在除白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  
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  
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為聞人著集古  
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異  
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誦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後  
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  
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  
知言

曾鞏

鞏字子固為文木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導之歐  
楊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  
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鞏曰臣所謂吝謂吝于改過耳帝然之

呂誨

誨疾表求致仕略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

木史

五

七



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  
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  
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嘆以  
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明光哭歷然  
起張曰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先曰更有以  
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顛

顛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忤旨即拂衣上馬去家貧母  
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哺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贈以  
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唐垌

熙寧初唐垌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  
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  
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齟齬一日垌  
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摺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  
聽劄子安石遲遲呵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  
石悚然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  
福曾布等表裏作姦又彥博馬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

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為安石願指氣使無異家

奴張堯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

石為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  
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  
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  
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  
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  
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穎州後累官至宰  
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  
父夷簡居其二

蘇軾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閒築室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六井與自居易西湖  
遺跡為浚茅山鹽橋二河制浦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  
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為  
長堤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葑不復生而堤上



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為蘇公堤  
其去也民皆画像飲食必祝其有德于杭也已貶惠州  
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  
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為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焉建中初卒常州 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  
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  
師師恠而詰之軾曰我正欲識此諸人耳蓋是時已有  
頡頏賢豪之志弱冠父子兄弟同至京師一日而聲名  
赫然擢上第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  
子孫得兩宰相

蘇轍

轍累官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于  
是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于許自號穎濱遺老自作  
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及  
卒追復端明學士其文汪洋淡泊不願人知之而秀傑  
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幾與兄軾相逼所著詩傳春秋  
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于世嘗使契丹契月館  
客王師需能通句賦之文及轍挾答賦眼不得見其全

黃庭堅

庭堅在紹興初以證鐵龍爪治河為兒戲章惇惡之貶  
涪州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  
俱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而庭堅尤工詩蜀中江西君  
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  
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文同

同字與可漢文翁後自號笑笑先生工詩文篆隸行草  
飛白其襟韻瀟灑點埃不到如秋月晴雲善画竹初不  
自貴惜四方持縑素請足相躡于庭同厭之技縑于地  
罵曰吾將以為鞵元豐初赴官陳州行至宛丘驛忽畱  
不行沐浴整衣冠坐而卒有崔公度者先與同為館  
職及是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與汝  
話公度意為而也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若恐  
聽者徐曰吾問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  
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  
所見非生同也



石延年  
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惟之以為非常人，因益奉美酒，二人飲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競傳王氏酒樓有二人仙來飲，已知乃劉石也。

劉安世

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恨弗得為之，汝今幸居此，正當捐軀報國，即使得罪，流竄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諍，旁觀者至喘縮流汗，而安世自若。時目為殿上虎。

鄧綰

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不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得伊呂之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寧州觀之，蓋媚安石也。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曾識安石，惠卿不縮。

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縮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綰君今當作何官，不失為要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周敦頤

敦頤胸懷灑落，如霽月光風，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九善開祭人，先在桂陽郡守李初平賢之，謂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訪敦頤，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談三日，夜及還，頤異之，曰：「非從周茂民來耶？」先道所居濂溪名之，學者遂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

程顥

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盡下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自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嘗言異端害道，昔乘其迷，暗今乘其高。

宋史

六五

士



明雖有高才明智而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卒  
之曰上大夫識與不識皆為悼惜文彥博承衆論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熙寧中顯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  
必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帝俯躬答曰當為卿  
戒之帝素重其名每召見且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  
卿一日從容諮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使曰御史不知上  
未食耶王安不變法言者甚力顯嘗被旨赴中堂議事  
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

願字正叔于書無所不讀其學之要歸惟誠為本嘗言  
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以藝五穀吾得而食之百  
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  
守疆土吾得而安之苟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天地間一蠹耳惟輟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于是著易  
傳春秋傳願淵源所漸皆為各士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載字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為遠器因勸讀中庸載讀其  
書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得乃友而求之六經  
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一友二程至與論易欠曰語  
人曰比見二程來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  
坐輒講因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  
何事勿求于是棄異學屏居南山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須臾未嘗忘也其論定井田學校諸法皆  
可措諸實事關中士子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世

宋史 六十五 士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為學即堅苦刻勵  
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榻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  
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  
宋鄭之墟久之翻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其學  
探賾索隱妙悟神契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及  
古今苦變飛走草木之情性無不深造曲暢浩博汪洋  
然多其所自得者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壚  
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各其居曰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  
風微醺即止不及醉與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  
中風雨即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土  
大夫家識其車音乎相迎侯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  
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為  
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先是北海李  
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  
乎雍對曰幸受教因從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及六十  
四卦圖象雍既獨得其宗遇事輒能前知著有皇極經  
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學者稱堯  
夫先生

胡安國

安國學術以聖人為標的而有意于經世見中原淪沒  
嘗若痛切于身自登朝迄謝事垂四十年而實歷不及  
六載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于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可決計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螻蛄過前  
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害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云  
寅本安國弟之子安國子  
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  
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  
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士甲科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裙甫八歲即能講  
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  
分不寐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  
離父母不就官父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民  
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  
及人呼為著作林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  
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  
已出謀自已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哉純仁素善光及臨事規切又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留司



與司馬光等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  
為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廣義莊嘗言我不生學問  
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  
離此云

謝良佐

良佐師事程頤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  
學甚博每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徹則頤有泚與程  
頤別一年所復來見頤問所進曰比來但去得一泚字  
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殆切問而近思者

尹焞

焞少師程頤嘗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歎曰  
噫尚可以于祿乎哉遂不對而出以告頤曰焞不復應  
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焞自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後薦召至京不肯留賜號和靖處士靖  
康次年金人陷洛焞閉門被害焞死復避門人昇道山  
谷中得免已劉豫聞禮聘之焞不從遂奔蜀至涪涪  
瀘易地也為關二畏齋以居亦人不能識其面後以薦

被名至則遺書秦檜論黜和議檜怒之遂乞歸蓋頤嘗  
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時字中立第熈寧進士是時河南二程方講孔孟絕學  
河洛去翕然宗之時聞調官不赴即以師禮事顯于賴  
昌相得權甚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顯卒又事  
顯于洛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及顯  
覺則門外雪深已三尺許張載著西銘時疑其兼愛與  
顯征復論難得理一分殊之說豁然有悟自是歸而杜  
門者十年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仕  
徽宗朝居諫省凡九十日其闢王氏學排靖康和議則  
論列之大者嘗有使至高麗國子問龜山先生安在其  
名動萃夸如此

李侗

侗受學于豫章先生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  
亦靜坐從彥令下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  
所謂中者侗久之融釋洞徹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  
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適與鄉人處笑談終日油油如

宋史

六十五



也嘗言學問之道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時朱松與個  
為同門友遣其子熹受學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  
秋月瑩徹無暇非吾曹所及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筆進士嗜古多識奇字夏商來尊彝鐘鼎  
皆能考證世次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  
之於聖未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  
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且其質堅甚非昆吾  
刀斨所不可治珣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為無疑也議由  
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山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為世寶  
識者以為顧凱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  
古人而因画為累但以藝傳云

米芾

芾字元章為文奇險尤妙于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画山  
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移至亂真不可辨性嗜古每遇  
古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蕭  
灑好蒸成癖無為州治有曰石狀奇醜芾見而大喜曰  
此是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為兒其舉動補在多種此

子友仁亦善書画世號小米作楚山清曉圖帶上于朝

陳禾

徽宗初童貫用事與黃經臣盧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為  
右正言抗章劾貫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  
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  
拂衣起禾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襟落上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  
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  
曰留以旌直臣

崔鶯

靖國中以日食求言賜上書發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  
略曰臣至白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性故逐臣司馬光  
者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  
為忠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賊以盜  
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  
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假  
優女色敗君德獨撰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至聽  
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刺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

宋史

六五

十一



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語曰謂狐為狸非特不  
知狐亦不知狸以伎為忠必以忠為伎如此而國不亂  
未之有也夫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為惇賊京師語曰  
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  
下傳誦之欽宗即位鷗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略曰數  
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  
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  
是京之本謀也而馮澥猶言士無異論大學之盛尙敢  
為此姦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  
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适之雜  
說悉以嚴合禁其收藏苛網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為  
太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為紹述以來紹述一德而  
天下于一于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紹述理  
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土而人才凋矣紹述開邊而塞  
塵犯闕矣京之破壞天下于茲已極尙忍使其餘黨再  
破壞耶京姦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  
下嗟平生為文甚多然篋無留藁九長于詩清峭雄深  
有法度

趙適

政和中晏州夸酋卜漏謀反據輪圍其山崛起數百仞  
林箐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院阱仕巨拊布  
渠谷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  
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猿乃遣壯  
丁捕獠得獠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臘縛之獠背干  
是身率正兵攻其前且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  
絕處負梯銜枚引獠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獠驚狂跳  
賊廬舍皆茅竹篠窳其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獠驚狂跳  
火益熾官軍鼓燥破柵適望見火從前直逼之前後夾  
攻賊死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遂平

章惇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  
朝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悼公不堪奈何瓘曰與其  
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  
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為強  
奪民居追民究詰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曰前蘇公來  
為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 壘華秘獄惇主之會



布實附會其事初法官議罪猶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  
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瞿然于是死者三  
人孟后遂廢

蔡京

京前後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凡  
京所判皆條為之也條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  
迎揖躡嚙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以是恣為姦利  
無不得所欲帝時亦頗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  
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  
有相讒者不得已乃謝事 攸京長子也權勢軋于京  
浮薄者復問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為讐敵攸一日詣京  
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人遠握父手為盼視狀曰大  
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  
公事即辭去客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  
欲以吾為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 攸既得幸帝  
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  
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非淫媠語以相諛浪  
笑宋氏出入禁掖童貫伐與攸為副宣撫陞日適二

我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 矣  
而勿責後京父子俱瘞死

童貫

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  
不復關朝廷獵進簽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為公相  
貫為媼相北伐之役尋起邊釁人敗盟南下貫聞奔  
颺即奔入都奉土皇南避唯恐行之不速後斬于荻州

朱勛

徽宗頗垂意花石吳人朱勛善逢合為密進浙中珍異  
初致黃楊三木帝嘉之後漸增之五七品政和中遂極  
盛舳艫相望于淮汜號花石綱所貢多豪奪于民土民  
家或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之  
未即取仍使護視微不浴即坐以大不敬及發行必撤  
屋扶墻以出是時人家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  
惟恐芟奪之不速也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後  
夫源千人所經州縣至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  
欽宗時籍勛資田至三十萬畝餘物稱是徙循州即所  
至斬之



郭藥師

遼將王藥師以涿易二州來歸然衷實觀望陰納款于

金徽宗不知也召入見厚遇之藥師曰臣在虜中聞趙

皇如在天上不圖今日得望龍顏帝大喜解所御珠袍

及二金盆以賜他日童貫至燕藥師郊迎再拜貫避之

曰汝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

父也藥師惟知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

至迥野略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

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失色因為帝言藥師必能抗

虜未幾從金兵南下金人圍汴其詰索官省邀取珍寶

無厭皆藥師蕪之也

金兵陷建康守臣皆出迎拜邦又時知溧陽獨不屈自

誓必死刺血文書其衣襦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金師使人說以官邦又首觸柱謂曰世豈有不長死而

可利勅者芴一帥怒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曰無多云

欲死即書死字邦又

高筆書死竟罵賊死



